



大明正德年间，巩昌府安定县（今定西市安定区境内）出了个当朝二品大员——张彩，官至吏部尚书，加太子少保銜。吏部为六部之首，俗称“天官”。张彩的墓地俗称“天官坟”“张家坟湾”，位于今天定西市安定区内官营镇阳阴峡内。

张彩（1454—1510年），明武宗正德三年（1508年）曾任吏部尚书，后因涉刘瑾谋反案病死狱中，历史学家白寿彝曾指出：“张彩因列入刘瑾党人被杀（其实是病死狱中），康海因列入刘瑾党人被逐，都是很冤枉的，他们是‘党争’的牺牲品。”

明代吏部尚书张彩，这座“天官坟”隐藏的功过是非

1

7月中旬，记者前往定西市安定区，寻访明正德年间吏部尚书张彩的衣冠冢——“天官坟”。

定西市安定区的地界，在清朝时曾出过两个有名的地方官，许铁堂和王廷赞，前者清，流芳千古；后者贪，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，但他们的原籍并不在安定，只是在安定任过职。而张彩，却是真正的本土人，只是他并没有给定西人带来多大的荣耀，在张廷玉著的《明史》中他被列入阉党，在其五十六年的生命历程中，留给了后人扑朔迷离的故事。

相关史料中，关于张彩着墨点并不多。大致张彩的一生经历了复杂的宦海生涯，他位高权重，官至吏部尚书，成为朝堂中呼风唤雨的重量级人物，但好景不长，很快就身陷牢狱，落得个谋反的罪名，未定罪前他已病死，死后仍然被挫骨扬灰。如今，在他的家乡定西安定，还保留着一座衣冠冢。这座衣冠冢，好似一把锁，把张彩的一生深藏在了厚厚的黄土之中。

按照地方志记载：“张彩，字尚质，号西麓。安定人（今定西市安定区岷口

镇大柏林村人）。”但天官坟的具体位置却在与岷口镇完全反方向的内官营镇的东岳村。由定西市区到东岳村，路程约20公里。乡村公路边高大的白杨树叶片在风中鸣响，两边的农田绿莹莹地望不到边，一会儿就到了“东岳村”村口的阳阴峡。张彩的坟茔就在峡谷附近的山上。

阳阴峡两边的山峦植被甚好，像欣赏一幅画。环顾四周，岑寂无人。在路边寻找着上山的途径，向导说天官坟位于东岳村，这里有山有水，山为豹子岭，水为关川河，山环水抱，远离尘世，风水极佳，这也许是张氏选择此地作为家族墓群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山路崎岖而又坎坷，灌木丛生高可掩人，生长最为繁密的便是野生沙棘，它的枝干上密密麻麻皆是刺，虽小而尖，但却能穿透衣裤。手脚并用，终于完成了这段颇为艰苦的路程。

到了山腰，灌木丛很少了，换成了自由生长的野树，它们茂密的枝叶遮蔽了天日。终于在密林中，我们看到了一座3米多高的青砖牌坊，这里就是天官坟所在的“张氏祖茔”墓群了。

2

“张氏祖茔”，如今剩下的只是草木丛生，残垣断壁，满目荒凉，难以分辨张彩的衣冠冢在何处，只有这座清初所建三间四柱砖砌屋宇式的“张氏祖茔”牌坊古朴凝重，仍然庄严肃穆。

牌坊高约4米，长7米，宽1.2米多，通用素砖砌成。正面中门相对阔大，上端有四块方块立砌，左右各有一块花卉方砖立砌，周边以素砖平砌或侧砌，遂构成了牌匾式坊额，坊额阴刻有“张氏祖茔”四字，之上依次为四朵斗拱、两层撩檐、板瓦及飞翘；左右方砖阳镂着“孔雀牡丹图”“福鼠戏珠图”，构图繁简适当，寓意深刻。左右侧门相对窄小，坊额分别阴刻“左昭”“右穆”，之上依次为三朵斗拱、两层撩檐、板瓦及飞翘。背面构建形制与正面相同，中门坊额阴题“树立风声”，左右侧门坊额分别阴刻“承先”“启后”。

在牌坊的周围，墓群里有大大小小数十个盗洞。有的浅而小，有的洞口宽可供2人同时进出，深达七八米，小心翼翼站在盗洞口，还能看见盗墓贼劫掠过后的痕迹。或许盗墓贼猜测，官至六部尚书之首的张彩，又是刘瑾的心腹党羽，他的家族必定富甲一方，死后肯定有无数珍宝来陪葬，但估计他们会失望透顶。因为史书中有记载，天官坟里埋葬的只是张彩的一双朝靴。

为什么张氏坟茔中只有张彩的衣冠冢？时间要倒回到明弘治二年（1489年）。

当年，张彩中举，次年（1490年）捷中殿试二甲69名进士。在这群新晋的才子中，张彩能言善辩、文思敏捷、仪表非凡，给时人留下鹤立鸡群的印象。《明

史》上这样描述他的风采：“高冠鲜衣，貌白皙修伟，须眉蔚然，词辩泉涌”。张彩初入朝为官，虽只是在吏部做主事，但他做事一丝不苟、屡有直声，加之他有风流倜傥的名士风度，为同僚所推服。人们认定，某一天他会成为大明王朝的名臣。

除了能做好本职工作，张彩在别的方面表现也很抢眼。常常热心地建言国事和边防军备，他对军事的建议让很多边塞重臣都深深折服。有次张彩被给事中刘邵弹劾（诬其不遵循选官制度），张彩闹情绪要辞职。当时的三边总制名臣杨一清不但替他申辩，还推荐说张彩可以接替他的职务。但当时的大明王朝，政治局面却非常险恶。在明武德皇帝朱厚照（1491年）继位以后，他提拔重用宦官刘瑾。刘瑾逐渐包揽大权，一手遮天，形成了“坐皇帝”朱厚照、“站皇帝”刘瑾并存的局面。

当时以刘瑾为首，形成了一个利益团体，大学士焦芳就依附于此，他见张彩一表人才俊逸不凡，就想把他拉入自己的阵营。张彩是安定人，刘瑾是陕西兴平人，在当时陕甘同省，算是同乡，就将张彩引荐给刘瑾。刘瑾初见张彩，看他华服锦衣、皮肤白皙、面容清秀、浓眉大眼，谈话间辞采飞扬，刘瑾说：“子神人也，我何以得遇子！”随后，张彩得到了刘瑾的赏识、重用，逐步升迁吏部文选司郎中，继任右金都御史。正德三年（1508年）以吏部左侍郎升吏部尚书，后加太子少保銜。《明史》载：“彩一岁中自郎署升六卿，僚守官如故”。

他不知道这一步踏出，就注定再也无法回头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……



张氏祖茔牌坊。

3

张彩一步步官至六部尚书之首，达到仕途顶峰，在世人眼中，他下一步似乎就可踩着鼓点进入内阁了，但这时人们对他的评价早已变成负面，他俨然成为以刘瑾为首的阉党“八虎”之一，成了刘瑾控制朝堂的爪牙了。

自古宦官当权，百姓皆无宁日，刘瑾也不例外。

身为刘瑾的心腹党羽，张彩是唯一一个敢于向刘瑾提出不同意见的人，但这已经无法改变后人的观点，在大节之上，张彩已被史家一笔拉黑了。

在张彩与刘瑾之间的恩怨怨当中，就不得不提到杨一清与张永二人。正是他们两人觑见了刘瑾集团的命门，殊死反击，才使得刘瑾和张彩从权势的峰巅上跌落下来。

那么，为何张彩留给后人的只有一双朝靴，而不是珍宝？这就又要说到扳倒刘瑾的杨一清了。

明正德五年（1510年），杨一清起复三边总制，赴宁夏镇压安化王朱寔叛乱。以此为由，联合监军宦官张永，找到了扳倒刘瑾集团的理由，他们在奏折中给刘瑾安下的罪名是谋反。你贪你腐皇帝不愿管你，但你要谋反颠覆皇权，那皇帝就要出手了。几日之后，刘瑾便被拿下，同年八月刘瑾伏诛，同年秋，张彩因涉嫌刘瑾谋反一案被捕下狱。张彩在狱中因气愤及饥寒交迫于冬十月病死狱中。都察院将他的罪名改定“拟同刘瑾谋反”。张彩被草草埋葬后又掘尸锉于市。

连尸首都未保留，又被定罪谋反，所以，在故乡的坟茔中留下来的，只是早年穿过的一双朝靴。自古皇帝称为“天子”，张彩当官都当到了天上，因此故乡的人们便称他为“天官”，他的坟茔也就成为了当地人所说的“天官坟”。

尽管天官坟冷清，像是被世人淡忘，但每年还是会有张家的后人来此祭扫。世世代代经历了五百多年，直到现

今，依然保留有一支血脉，就在张彩的祖籍定西市岷口镇大柏林村。

告别东岳村，记者驱车前往岷口镇大柏林村。

一位刚从地里回来的老人热情地将记者迎进院内，作为张彩的后人，他在一棵亭亭如盖的李子树下，跟记者讲了不一样的张彩。

说到天官坟的来历，老人的情绪有些激动。他说，历史上人们都将张彩归为刘瑾阉党一派，留下了不好的名声。可是在张氏的后人心中，张彩并非历史上权倾朝野与阉党同流合污之人。张彩是受刘瑾谋反案的牵连而入狱，是冤屈而死，他们一直希望能给张彩正名。

张彩初为官之时，多进谏直言，也曾多次劝导刘瑾为善。在刘瑾东窗事发之后，张彩也被捕入狱。但是当大学士焦芳、翰林院编修刘仁、侍读焦黄中、户部尚书刘玘、兵部侍郎刘震削籍为民之时，惟张彩的证据不足仍羁押狱中。当皇帝拟大赦其罪时，政敌张永、李东阳等煽动部分御史及两班科道，以张彩系刘瑾私党为由罗织罪名，张彩一再上疏申辩称冤，在狱中大呼“太祖、太宗、皇天后土，此心可鉴”。

在《明史纪事本末卷之四十三》当中，有这样一段记载：“……永始惧，谋之东阳，令科道劾疏，劾中多及文武大臣，永持疏至左顺门，付诸言官（御史）曰：‘谨用事时，我辈莫敢言，况两班官耶！今罪至瑾一人，可易疏。’”狱词具：乃止连文臣张彩，武臣杨玉等六人，彩疏称冤，尽发东阳阿瑾事，率弊狱，锉尸市中，可见其政敌对张彩罗织罪名之心昭然若揭，就在正德帝对于张彩罪名犹豫未定时，他已然病死狱中。因而张氏后人坚信张彩是蒙冤而死。

那么，在历史长河中，张彩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物？如何评判他的功与过，还是留给时间，留给历史。

文/图 奔流新闻·兰州晨报记者 刘小雷